

岛！岛！岛！

—

乱了。一切都乱套了。

秦江望着大街上兴奋的人群，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经营的那家全家便利店门口插上了两面红色的中国国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在秦江的便利店门口，一名年轻男子忽然振臂高呼，边上一群人随即高声呼应：“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头的那名男子，忽地跳上停在街对面的一辆日产汽车，“呼”的一声巨响，将手中的一根铁棍狠狠地砸向汽车的前窗玻璃。同时，跟在男子身边的几个跟班模样的人物，迅速地将手中提着的汽油泼向那辆倒霉的汽车。人群中不知道谁点燃了一根火柴，“哄”的一下，整辆车就被淹没在火海之中。

1—1—0。秦江悄悄地在便利店的座机上拨了三个数字。

“您已进入警方报警系统……”一个甜美的女声，在电话的另一头不紧不慢地介绍着这个号码的用途。

“他妈的，来不及了！”秦江猛地砸下电话，赶忙跑到门口，也来不及收起那两面小国旗，慌慌张张地拉下卷帘门。今天不营业了！他随手拿了点货架上的饭团放到小背包，打开后门跑了。

大约在八年前，他也经历过类似的场面。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差不多，惊得当时味千拉面的老板在门口拉出横幅——“爱我中华，抵制日货！我们是香港独资企业。”今天这场面看起来，光靠两面小国旗是保不了自己的小便利店的了。

秦江大约是在一年前租下了现在这个店面，加盟了全家便利店的。他是江南秦家的大少爷，他们秦家是江南一带探险名门，说白了，也就是盗墓盗宝。虽说做他这一行，有道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不开张的日子里总闲在家里也不是很好。因此便选择开家便利店打发一下时间。

秦江来到后街上，这里的人群相较大街上少了许多，但街拐角处的那家7-11便利店看上去已经遭了殃——店面的玻璃门被砸得粉碎，店内货架都被推倒，货物散落一地，店内只有两名店员无奈地在扫地。秦江走过便利店门口，拐了个弯，就看到那名拾荒者蹲坐在墙角边。

这个拾荒者每天中午都会出现在这条小街上。两个月前秦江偶然看见了这个后背弯曲、双手粗糙、满脸褶皱、衣衫褴褛的拾荒者。当时拾荒者正从垃圾箱中拿起还剩半瓶的红茶饮料，稍微喝了一小口，对着饮料瓶略加思索片刻，又从手中的那个大麻袋中拿出了半瓶可乐，小心翼翼地将红茶导入可乐瓶中，仔细地拧上了瓶盖。自小生活条件优越的秦江自然不能理解拾荒者的这种行为，但是他从他那坚定的眼神中看到了一股刚毅的力量，情不自禁地将怀中原来自己要当午饭的两个饭团给了他。看到拾荒者脸上当时露出的受宠若惊的慌张感的时候，秦江果断地将饭团扔在地上离开了。自那天起，秦江每天中午都会到后街拐角处，扔两个饭团在地上，双方渐渐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拾荒者呆坐在垃圾桶边的墙角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家便利店，充满了恐惧感。秦江像往常一样，扔下两个饭团，正待离开，突然听到拾荒者口中喃喃道：

“强盗，有强盗啊！”秦江停下脚步，蹲到他身边，拾起饭团塞到他怀中，问道：“怎么了？”

“革……革命了么？我是不是马上就能不用捡垃圾过活了么？”拾荒者抬头反问道。

“嗯，是的……”秦江随着拾荒者的视线望着那家便利店，心头一软。

“钓鱼！我听到他们喊什么钓鱼！新主子是钓鱼党么？！”拾荒者好奇地追问道。

“不，他们不是新主人。”秦江望着拾荒者充满好奇的眼睛答道，“他们是土匪！”

“土匪……”

秦江突然看到前方街头奔出一名男子，随即“哄”的一声闷响，那名男子当场摔倒在地，而秦江和拾荒者也被冲击波的余威震得晃了晃身子。

“炸弹！”拾荒者叫道。

“我的全家！”秦江望着那名男子倒地的方向，心中暗暗叫苦。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跑向那名男子身边。

“炸了，我把它炸了！呵呵，哈哈！狗日的日企，以为挂上中国国旗就能蒙混过关么？不炸他妈两下显不出中国人的威风！”那名男子伏在地上，右腿被炸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嘴里却兴奋地胡言乱语着。

秦江蹲伏在他身边，伸手上下一探，明白他全身上下并没有骨折。便从背包中取出围巾，紧紧地包扎在他那条受伤的大腿上帮他止血。至于有没有内伤，这只有去医院检查才能知道了。包扎止血完毕，秦江愤愤地看了一眼自家那被炸毁的便利店，转身便离开。

“老兄，谢谢啊。敢问尊姓大名？”身后那男子似乎清醒了点，追身问道。

“我的名字叫——”秦江顿了顿，“共产党员！”

“哈哈——”一阵疾风掠过，吹散了秦江身后那狂妄的笑声。

一路上，秦江尽可能地选择小路，以避免大街上那群充满愤怒的人群们。来到一条无人的小道上的时候，忽听得背后有人朗声说道：“共产党员同志，请留步。”语调有点奇怪。

秦江一惊，顿时停下了脚步。自忖以他的身手，这人能跟踪他这么久而一直没有发现，足可见对方的功力。回头望去，却是一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一头短发，眼神坚定而又干练。他微笑地问道：“秦兄弟什么时候入的共产党呢？”

秦江再度大惊，不但身手了得，还很清楚自己的底细；而自己却连对方的面都从未见过。

“敢问阁下是？”

“哈哈！”对方大笑，双手递上一张名片。

“栗原丰”——雪白的名片上只印了这三个黑字。

“栗原？”秦江对这个姓氏很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说过。一边望着对方试探对方的来意，一边迅速地在脑中搜索这个姓氏的痕迹。

“呵呵，看来秦兄近年来不但疏于业务，连国家大事都漠不关心了啊。”栗原丰微笑道。

“啊，你和那个栗原……？”秦江脑海中回忆起了“栗原国起”这个名字，他是钓鱼岛的岛主。

“正是。略有渊源。”栗原丰微微点头，“不过秦兄，我这次冒昧前来找您，主要是有一笔买卖想和你谈。”

“买卖？”秦江皱了皱眉，问道，“恐怕是你一个人搞不定吧？”

“那倒也未必！”栗原丰嘿嘿笑道，“只是有人指名要找江南秦家的后人，一起来干这笔买卖。”

秦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时间是两周后，地点正如你所料，钓鱼岛。两周后，也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我们在舟山桃花岛上集合，我会安排好船只以及一切装备。”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从来不接陌生人的买卖。”秦江道。

栗原丰哈哈一笑，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这封信，请交予府上令尊大人。想必令尊一定会希望你接下这笔买卖的。”

二

当栗原丰的船只停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秋意微凉。秦江似乎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现象，一直躲在自己的船舱里面没有出来。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

其实秦江的父亲秦洋，是反对秦江参与这次行动的。当秦洋读罢秦江递给他的信后，那股忧伤而又紧张的不安情绪，深深烙在了秦江的脑海里。从小到大，父亲给秦江印象从来都是威严而又儒雅的，从未表现出如此的慌乱。

“别去。”父亲的答话一如既往的简短，但却失去了往常的力道。声音与他手中的信纸一起微微发颤。

“这栗原丰究竟是谁？”秦江按耐不住好奇心问道。

“一个仇家。”

“仇家？”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父亲丢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秦江想问母亲，而母亲以一句“你爸爸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打消了秦江继续询问的念头。

父亲反常的行为，反而激起了秦江的好奇心。他那家被炸弹袭击的便利店早就整顿一新。也许是犯人估算错了炸弹当量，因此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风波过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前往探个究竟。

当他来到桃花岛约定地点的时候，栗原丰早已等在了现场，他的身边还站了两名男子。其中一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看上去年近五十，另一名略微年轻，身材矮小，眯着双眼，吊儿郎当的模样。

“哈哈，欢迎欢迎，秦兄果然来了！”栗原丰一见到秦江的出现，便哈哈大笑上来握手相迎。

“来来来，大家也许已经都认识了，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韩国的朴成尹。”栗原丰指了指那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说道。

“嘿嘿，您好！久仰大名啊。话说我可是第一次出海呢……”朴成尹伸出右手，笑嘻嘻地说道。

“原来是韩国人，难怪眼睛这么小！这名字虽然起得很不错，却好像从未听说过啊。”秦江心中一边琢磨着，一边和朴成尹握手寒暄了几句。

“这是我的随从，也是这次航行的掌舵人，栗原胜也。我叫他胜也叔。”栗原丰又指着身边那位魁梧的中年男子给秦江介绍道。

秦江伸出右手道，“你好，胜也叔。”栗原胜也望了秦江一眼，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并没有握手的意思。

秦江讪讪地缩回右手，在身上抹了抹，有点尴尬地向栗原丰道，“那么，出发吧！”

“等等，我们还有两位客人。”

“还有谁？”

“诺，这不又来了么！”

顺着栗原丰努嘴的方向，秦江瞧见两个男人缓步向他们走来，其中一名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精神抖擞，身材瘦长，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像是来旅游似的；他的身边是一名中年男子，驼背，手里拿着只小小的麻袋，步伐有力。秦江很快便认出了他们。那年轻人正是当天炸毁了他便利店、而又受他搭救的男子，而那个中年人，则正是那位天天在街边出现的拾荒者。

“原来他们早就认识啊？”秦江惊奇地问道。

“不，他们是昨天才互相认识的。他们是我特意为你而请来的。”栗原丰微笑道。

“为我？”

“我想，这次旅途凶险，一定会有他们帮忙的地方，虽然他们不是道上的人。毕竟，你对他们都有过救命之恩。”栗原丰微微一顿，道：“我对他们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查，年轻人叫陈思，大学生，今年刚刚大二。有点小愤青，但有点小本事，我们必须带上他；那个中年人叫姚庆，今年四十二，单身，无业，家里有个八岁的儿子。他曾经是海员，一次意外的受伤让失去了那份职业，虽然他不能和我们一起下水但是海上作业经验丰富，还是有很多能用的着他的地方。”

“那你叫他来干嘛？”

“我和他说，那位天天给你饭团的先生有点困难想请你帮助，他立马就答应了。”

秦江狠狠地瞪着栗原丰，“他绝对不能有事！”栗原丰微笑不语。

这次行动的规模超出了秦江的想象。秦江从来都是独来独往，难得一次和人合作，却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因此有些闷闷不乐。毕竟，行动的人多就意味着分钱的人也多；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到时候行动起来七嘴八舌的，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意想不到的麻烦。而其他几个人，倒却像没什么心事似的，仿佛这次只是一次寻常的旅行，一路上七嘴八舌地在聊天。

“喂！”刚出航没多久，陈思朝着朴成尹说道，“你们棒子怎么也对钓鱼岛感兴趣？”

“钓鱼岛？我才懒得管呢！”朴成尹不屑的答道。

“那独岛呢？”

“管它独岛还是竹岛，和我有什么关系？”朴成尹不耐烦道。

“哟，难得有个韩国人这么大度啊。那你来干嘛的？”毕竟年轻，陈思问得十分地莽撞。

“哪里有钱哪里就有我。”朴成尹轻轻地哼起了小调。

“你们棒子都是财迷么？”陈思挑衅道。

“人不为财，天诛地灭啊。你不也是么，嘿嘿，嘿嘿。”

“我哪里是了？！”

“嘿嘿，还不是为了钱财给日本人卖命来了。”朴成尹的眼睛眯得都快看不见了。

“放你的狗屁！”

“好臭好臭！”

“我这是利用小日本的资源，强我中华，你懂么？”陈思作大义状道，浑然不顾就在一旁的栗原丰。

“对，对，我们这叫，叫……叫深入敌后！”在一旁的姚庆突然插嘴道。

“深入敌后？哥们儿你游戏打多了吧，难道，就像这次，你还准备在我背后放一枪不成？”朴成尹不屑地说道。

“不是！我们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日子早已结束了。中国人已经站了起来了！”姚庆不知从哪里听来了这几句话，一本正经地说道。

“站起来了？嘿嘿，嘿嘿……”朴成尹忍不住怪笑道，“这话别人说也就算了，就你这驼子，被谁压成这样的还不知道呢……”不待姚庆发作，陈思立马说道，“姚兄弟别和这个棒子一般见识。他们还以为全世界都是他们棒子的呢。”

“恩，总有一天我们会血洗东京，炸沉日本！对吧？”姚庆偷偷看了眼一旁一言不发的栗原丰，赶紧将视线转向陈思，试图寻求认同。陈思漠然道，“少胡说八道！”

秦江在一旁听了，不免皱眉道：“姚兄这话有点偏激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讲究的是合作共赢。武力征服与暴力镇压早就落伍了，现在更讲究的是信息战与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姚庆显然一知半解。

“也就是和平友谊第一啦。”秦江见状，改用大白话对他说道，“你想，真如你说的那样，那么日本街头，也将会出现许许多多没房子住、没饭吃的流浪汉。这样的滋味，你应该很明白吧？”

“但他们是日本人啊……”

“日本人也是人啊！也都是爹妈生的啊。我们大家好好相处，都有饭吃，不是挺好的么，何必打来打去血流成河呢？”

“嘿嘿，看来秦兄真是博爱啊。”陈思在一旁冷冷地笑道。

“我只是认为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是一个政权的首要任务。无谓的战争最终伤害的只会是黎民百姓，毫无意义。”秦江正色道。

“那照秦兄这么说，钓鱼岛就可以不管不顾、任由日本人胡来了么？”

“哎哟，我们这不就是去的钓鱼岛么？到时候到了岛上，我拿钱，至于你嘛，想干嘛就干嘛！”朴成尹在一旁嘿嘿怪笑，“还有多久才到呢？”他用右手举到眉头，做了一个远望的夸张姿势。

“到了晚上就会到了，你急个鸡巴啊！”陈思在背后说道。

“一个哦！”朴成尹回头嘻嘻笑道，“你呢？”

“我操你妈的屁！”陈思勃然大怒，挥拳便欲上前揍他。

“好了好了，大家别说笑了。我先来说说这次行动的具体计划吧。”一直在边上没出声的栗原丰此刻突然说道。

陈思狠狠地瞪了朴成尹一眼，站到一边。朴成尹则仍然在一旁笑嘻嘻的，还对着陈思伸出食指，做出了“一”的手势。

“我们等会儿要去的地方，是钓鱼岛。”栗原丰开口道，“如果我的情报属实，那么这次行动的所获，将足够各位享受一辈子的了。”

“那万一是假的怎么办？”陈思插口道。

栗原丰皱了皱眉，严肃而又不容否认地说道：“那就当打了次白工！”陈思还想说话，看着栗原丰可怕的表情，憋着没吭声。

“据我父亲的考证，这次的可信度极高。但是，凡事都有风险，这道理我想大家也都明白。”栗原丰继续说道，“你们也知道，在目前这个局势下，那里并不是很容易靠近。因此，我们必须乘凌晨守卫换班的间隙，潜入海底慢慢靠近。我们的船到时候将停靠在距离钓鱼岛大约十二海里的海面上。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距离。也就是说，我们届时将在海底游上大约十二海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潜水服和氧气瓶我都备好了，就在后舱。

“我们手上现在所有的，是一张地图。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掌握的全部信息。地图是朴先生发现的，这也是他加入我们这次行动的原因之一。虽说是地图，其实也只是在洋面上标注了一个经纬度，但是那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毕竟这比毫无目的地在海底搜索要好得多。我们只要找准了方位，一定会有所发现。”

“哟，听上去，这次我们是要直捣你们日本人的龙脉嘛！”陈思嘻嘻笑道。

“咦，奇怪。见着有钱分的份上，你就这把钓鱼岛割让给日本了？”朴成尹插嘴道。

陈思知道自己口误，脸涨得通红，半晌，争辩道，“他们，他们日本人买了这岛！”

“好了，别闹了。我们就当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栗原丰继续说道，“现在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宝藏所在地的具体深度。这将严重影响到我们这次行动成功与否，因为我们无法预料我们将在海底花费多少时间，而每个氧气瓶的供养时间则是限定的。因此，我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齐心协力，尽可能快的抵达目的地发现目标。如果遇上什么无法解决的危险，赶快逃跑，千万不要浪费时间！”说着，栗原丰又和大家约定了好几个在水底需要用到的手势。

一切商量完毕之后，秦江站了起来，说道：“我有点晕船，想回房睡一会儿。”

当栗原丰在五分钟后敲开秦江的房门的时候，秦江正躺在床上，盘算着这次行动的一切可能性。他自小经受父亲的严格训练，晕船自然是不可能的，他只是不愿在舱外听那一群人唧唧喳喳。毕竟他心中还是放不下父亲读完信后那紧张的神色。他坚信这一切可以从栗原丰这里得到解答，只是一时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秦兄。”栗原丰坐到了床边，“这次的行动，是有点凶险的。”

秦江“嗯”了一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毕竟我们是要去海底。”栗原丰说道。

秦江坐起了身，“我从来没去海底出过活，你这样叫上我，我也不知道能帮上多少忙。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秦兄别这么说，晦气啊。”栗原丰慌忙止住秦江道，“这次如果成了，这辈子基本就不用愁了。你可是家父指名要请的人物啊，怎么能说这种晦气话呢！”

“令尊？”秦江奇道。

“啊，看来秦兄什么都不知道啊。”栗原丰顿了顿，从怀中又摸出一个信封。

“你怎么像机器猫似的，总是从口袋里摸东西出来。啥时拿个宝石啥的啊。”秦江看着栗原丰手中的白信封道。

“呵呵，秦兄说笑了。”栗原丰的表情有点苦涩，默默地将信递给秦江，“这是家父给我的遗书。你读完了就会明白的。”说罢，便起身离开了房间。

秦江满腹疑虑地拆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张信纸，和一张剪报。秦江拿起信纸，先读了起来。信是用中文写的。

丰：

对不起，丰。请原谅父亲的不辞而别。

有些事情虽然难以启口，但我还是决定写在这里。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和这个世上的每个普通人一样。我遇见了你母亲，相爱，结婚，然后有了你。然而在你一岁的时候，我在一笔买卖中遇见了他。他睿智而又儒雅、他刚猛而又气度不凡。遇见他之后，埋藏在我内心深处二十余年之久的一颗种子终于发芽了。在随后的近二十余年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别人眼中，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搭档好伙伴。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一起闯入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在当时无法公开的、遭人唾弃的世界。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着我的角色，我感觉我是世界的主宰者。然而这么多年来，我早已厌倦了一次次地从高峰跌落到低谷、从极乐世界退回到这个平庸无趣的环境的失落与苦恼。我无法忍受一次次高潮后退居平淡的那种挫败感。因此我不得不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就这样在高潮之巅、永远地留在极乐世界中，不再回来……

当我和他说出我这个决定的时候，被他痛骂了一顿、骂我自私与无情。当最终，他经不住我一次又一次的劝说，终于同意帮我完成这个心愿。我很高兴。

不要责备任何其他他人，没有人逼我这么选择。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与快乐的权利，而我又是这么主动愉快地做出这么个决定，因此，丰，请你祝福我，为我高兴。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未了。但是，我真的等不及了。相比我所能获得的快乐，这个小小的遗憾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我希望你能帮我完成这个遗愿。那就是关于钓鱼岛底所藏的那个宝藏。近日，相关的传闻又开始多了起来。我听说，一个韩国人发现了地图，你可以让胜也叔去打探打探。等到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上秦洋秦叔叔的人一起。我和他一起拼了半辈子命，这是我欠他的。

英胜

秦江放下信纸，完全没有栗原丰所说的“读完就明白”了的感觉，反而越发的糊涂了。他想起了信封内的另一张剪报，刚拿起扫了眼标题——《模仿犯？》，这时候，敲门声又响起了。

“秦兄……”敲门人在门外小心翼翼地說道。

三

凌晨，无风。海面上静得可怕。一弯月牙挂在夜空当中，边上的众星争相闪烁。一艘小型油轮停靠在距离钓鱼岛12海里的海面上。一群黑影站在甲板之上，蠢蠢欲动。

“怎么没见秦江？”站在船舱甲板上的栗原丰，问身边的陈思道。

“那小子不是晕船么，八成临阵退缩了吧！”朴成尹眯着小眼睛，插嘴抢道。

“胡扯！”栗原丰正色答道。“姚庆，麻烦你进去看看秦先生怎么样了。”

姚庆“嗯”了一声，弯着腰转身向船舱内走去。余下的人早已经换好了潜水装备，就等秦江了。

“少爷。”这时候，栗原胜也从后舱走来，低身在栗原丰耳边说了几句话。

“什么？会不会记错了？”栗原丰神色微变。

“不可能。出航前我还特意清点过数目。”栗原胜也斩钉截铁地答道，“另外，潜水服我准备的也都是全新的，因此……”

栗原丰略一皱眉，随即淡定地说道，“好，我知道了。”

“秦先生好像不在房间里。”去找秦江的姚庆这时候回来了。

“好像？你所有房间都找过了么？”栗原丰显然有所不满。

“都找过了，里面没有一个人影。”姚庆弯着腰，抬头说道。

“奇怪，这时候，他能去哪儿？”陈思嘀咕道。

“嘿嘿，嘿嘿，那小子估计是一个人先下去了。”朴成尹在一旁一边抓身子一边嘿嘿怪笑道，“他之前早就看过地图了吧？栗原老弟，你找来的人，似乎不怎么靠谱啊。”

“秦先生不是这样的人。”姚庆摇了摇头。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难不成，两个饭团就把你给收买了么？嘿嘿，嘿嘿。”朴成尹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你胡说什么！”姚庆的右拳握得紧紧的，恶狠狠地瞪着朴成尹。

朴成尹似乎是被这眼神给震慑到了，“啧啧”地伸了伸舌头，也没答话。只是自己不断地抓着身子。栗原丰奇道：“你干嘛呢？”

“哎哎，这腰上痒得出奇，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敏了吧？还能下海么？”

“没事没事！”朴成尹慌忙摆手道。

“秦江他身手了得，想必也不会出什么事故。我们不如现在就下去，寻找他吧。昨晚我睡不着觉，一个人来到甲板上观星，看到南方天狼星高挂，恐怕战事将近……”陈思故意把音拖得长长的，显得意味深长。

“小陈，难道你也这么看么？”姚庆急道。

陈思默默地摇了摇头，“不，我们早点下去，他好多个帮手。”

栗原丰在一旁沉思了片刻后，对栗原胜也道，“胜也叔，你和我们一起去下海！姚先生，船上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啊，我……”

栗原丰丝毫不顾在一旁措手不及的姚庆，果断地挥了挥手，大家纷纷入海。

虽说地图上有着准确的坐标定位，但大海无边，在海底搜索的困难程度比在陆地上要复杂上千百倍。众人也早就有着心理准备。因此，当他们在下海没多久便发现了目标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措手不及的感觉。

目标位于海面下大约四五十米的地方，并不很深。之所以认定它是目标，因为它的形状实在过于显眼。那是一个呈规则六边形的巨岩，悬浮在海底。

看上去，这块巨岩正位于钓鱼岛底部。岩石本身基本与周边的大陆架没有联系，只有六边形的一边伸出一根短而粗的石梁，正好与小岛底部的侧壁衔接。而在岩石的底部，有一根细长的石柱，直通海底。岩石的顶部并不是平坦的，而是由周边向中间缓缓突起聚拢，汇聚在六边形的中心点上。远远望去，像一只巨大的海龟正趴在海底冬眠。这样一大块岩石，与其说是人工所为，不如说是大自然的奇迹。望着这样的神迹，朴成尹喜不自胜，越发坚定地相信这里藏有巨大宝藏的传说。不禁暗暗赞叹自己选择随栗原丰一起下海分成，而不是直接卖了地图的明智之举。栗原丰此时心中也正暗暗叫好，只是秦江的事情难免让他有些焦虑。

陈思冲在最前面，却被栗原胜也一把拉住，示意先观察一下周边再行动。

于是众人绕着岩石游了一周。岩石的另外五边各有一道约两人见高的洞口。洞口很深，里面黑压压的一片，不知通往何处。

时间已经耗去不少，一会儿就要涨潮了。虽然会有海水冲击，勘探难度会变大，且已经消耗了太多氧气，但到了目前这个份上，谁都不想退却。

当他们最后一个洞口外停下时，朴成尹拿着潜水手电，欲直接朝洞内照去。栗原丰猛地拉扯了他一把，用力地摇了摇头。朴成尹大惑不解地望着栗原丰。

栗原胜也见了，用手指了指朴成尹的手电，又指了指洞内，然后故作夸张的做出张牙舞爪的动作，意思是怕洞内如果有什么凶猛的怪物，被强光刺激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朴成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拍了拍胸脯，示意自己不怕。但终究还是心虚，一边调节灯光的亮度，一边望着栗原丰，用眼神问他这灯光强度是否合适。

栗原丰望着眼黑压压的洞口，双手做出下压的动作，示意朴成尹把灯光继续再调暗一点。然后，他让大家沉到洞口底部的石壁外，随机应变。这几个人的陆上功夫都个个了得，但现在毕竟是在海底，而且还是第一次合作，大家心里都有点惶惶不安。

朴成尹小心翼翼地拿着手电向洞内照去。四周的石壁都浸泡在海水里。

洞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不可测。光线一照过去，洞内的情形一览无遗。这倒是大大地出乎了众人的意料。洞穴内四壁平坦、空空荡荡。没什么奇岩怪石，更没什么毒蛇怪兽。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上下左右的四面严实的石壁，以及洞穴底部的那一堵石墙。这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四方形通道，而且似乎还是一条死胡同。

长舒一口气之余，这平平无奇的洞穴，反倒让众人有些遗憾。正欲转身前去另一个洞口的时候，忽然听到“轰”的一声闷响，一股冲击波把他们都冲离洞口好几米远的地方，他们每个人都能明显的感觉到水流开始变疾，海水开始朝洞内灌区，他们又随着海流，被冲回了洞口的岩石壁外。

陈思忽然猛地拍了一下栗原丰，把他拉到身边，朝着洞内望去。只见原本空空如也的岩洞内，这时多了一个黑影。栗原丰大奇，叫朴成尹把手电灯光调到最强朝洞内照去。

那黑影是个人——在岩洞底部的顶壁上，那人面朝上，四肢紧靠在岩壁上，就像一只壁虎吸附在房间的天花板上。

众人大惊。他们只是被冲离了洞口一小会儿，而这个洞口从未脱离过他们的视线。虽然刚刚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有点慌乱，并没有自信自己的视线时刻都守着洞口，但是如果要有一个人乘着这个短暂的间隙，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洞口外进入洞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朴成尹拿着手电，一闪一烁地对着那个人影照着。对方是敌是友还不明了。不过既然对方胆敢以这样的方式登场，自然不是等闲的角色。

照了好几下，那个人影一动不动，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朴成尹困惑地看着栗原丰，示意是不是一起进去看个究竟。栗原丰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挥了挥手，示意陈思随他一起入洞，而朴成尹和栗原胜也则守在洞口，负责照明。

游了大约五六米，距离人影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他们看清了洞内的形势。在游过了大约五六米之后，在这个洞穴的底部的顶上，凸起大约一米高的小空间，那个人正是吸附在这个凸起的小空间内。仔细看去，那人是被几根细绳捆住，倒吊在洞穴的顶壁。细绳牢牢的捆在了洞穴顶壁上的几个凸起的小岩礁上。在那个凸起的小空间的侧壁上，裂开了几道

微小的细缝，还有几个手指般大小的小孔，咕噜咕噜地冒着泡。似乎这几个小孔与隔壁的洞穴相连，或者通往真正的目的地。

见这奇怪的架势，栗原丰与陈思对望一眼，心知此人多半已遭不测。陈思上前，猛地扯断了捆绑在那人身上的细绳，那人像一坨棉花一样的浮在海水中，一动不动，显然早已死去多时。俩人凑近一看，大骇：这人正是秦江。

在这慌乱的时刻，栗原丰体现了他领导人的冷静与从容。他主动拖着秦江的尸体游出洞外。示意栗原胜也和朴成尹先把秦江的尸体带回船上。他和陈思去其余几个洞穴看个究竟。

栗原胜也明白了栗原丰的意思之后，坚定地摇头否决。他双手合拢，然后猛地向外翻开，做了一个爆炸的手势，意思是里面可能还有炸弹，十分危险，不同意栗原丰前去冒险。

栗原丰摆摆手示意不惧危险。栗原胜也不容他否决，一把把秦江的尸体放到栗原丰的肩上，叫他马上游回船上，他自己则与陈思去洞内看个明白。

虽说是主仆关系，但栗原丰自小由栗原胜也带大，亲如叔侄，何况栗原胜也的江湖经验也远较栗原丰丰富，栗原丰此刻感受到了一股长辈的威严。无奈之下，只得和朴成尹扛着秦江的尸体，游回了海面上。

“啊，秦先生！”当姚庆看到秦江的尸体的时候，大惊失色。他猛地跳了起来，狠狠地抓住了还没来得及换下潜水服的栗原丰的脖子，大声地吼着：“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秦先生怎么死了？”

栗原丰并不答话，任由他摇晃着自己的身子。朴成尹在背后轻轻地按住了姚庆的肩膀，说道，“我们下去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变成这样了。若不是涨潮，我们可能还发现不了。”

“这不可能啊，昨晚他还好好的！”姚庆呆坐在地上，望着风平浪静的海面，内心的情绪却如波涛般的汹涌，“你们下去之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栗原丰简短地把海底的事情说了一遍。“我觉得，那‘轰’的一声应该是个炸弹。”

“秦江的尸体就是在这轰的一声之后出现的？你这是在开玩笑么？我只听说过石壁里面蹦出猴子，却从未听说还可以蹦出来个人来。”

“活人估计不行，蹦出个死人来倒是未必不可啊。哎哎……”朴成尹在一旁捂着小腿阴阳怪气地说道。

“具体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栗原丰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朴成尹已经对秦江的尸体做了粗略的检查。“死因似乎是窒息。哎哟……”

“窒息？不是溺水？”栗原丰追问了一句。

“应该是窒息。他的肺部并没有积水。同时我发现他的颈部有瘀痕，不知道这是不是造成他丧命的原因。不过现在法医学这么发达，比对一下掌纹什么的，很容易逮到凶手的啊，嘿嘿，嘿嘿，这凶手大意了啊。”

“法医？你觉得我们能报警么？”栗原丰瞪了他一眼。朴成尹吐了吐舌头，继续嘿嘿怪笑道，“还有，我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个。”说着，朝着栗原丰扬了扬手中的信封。信封密封在防水塑料袋中，并未怎么被海水浸泡损坏。信封上面写了个大大的“栗原”两字。

“拿来！”栗原丰脸色突变，伸手欲夺。

“好啊，你果然知道这是什么！”朴成尹顺势往边上一躲，却不小心跌了一跤，“哎哟我的妈呀！姚庆，你逮住他，说不定就是这个人害死了你的秦先生。我先来看看信里说了些什么！”

当栗原胜也和陈思扛了一个损毁的氧气瓶回到船上的时候，看到的是姚庆和栗原丰双双躺倒在地扭作一团，以及躺在一旁捂着小腿哇哇乱叫的朴成尹。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栗原胜也见状，大声呵斥道。

“你在叫床配音呐？”陈思则对着朴成尹嘻嘻笑道。

“你们小日本不是好东西，他奶奶的你也是个帮凶。陈思，逮住他，给秦先生报仇！”姚庆压着栗原丰叫骂道。

“妈呀，痛死我了。好像在水下被水母给刺了。”朴成尹终于忍不了疼痛呻吟道。

栗原胜也此时冲向栗原丰，一把抓起姚庆，扔在一旁。

陈思则俯身看了看朴成尹的伤口，二话不说，解下自己的裤子，掏出鸡巴就对着伤口撒尿。

“少爷，您没事吧？”栗原胜也在另一边低身向栗原丰问道。

而陈思那热滚滚的尿液洒到伤口上，激地朴成尹顿时跳了起来大声骂道：“你这死小子居然敢对老子泼尿！”伸手便欲打他。

“别动，我在给你消毒！”陈思淡定地说道。

“真的么……？”朴成尹一顿，将信将疑地看着伤口，感觉似乎确实不如刚才那么疼痛了。

“上次姚庆这么帮过我，有点效果。”陈思答道。

姚庆在一旁点头附和。

“哦……”朴成尹若有所思地捂着小腿。

“没事。”栗原丰拍了拍肩膀，站了起来，向栗原胜也问道，“你们有什么发现？”

栗原胜也换下了潜水服，踢了下那个氧气瓶，说道：“没什么太多的发现。下面总共五个洞穴，每个洞穴的结构基本都一致。我具体测量了一下那块巨岩。每个洞口都是三米见方，洞穴深七米。在每个洞穴最深处的一米处，都有一个向上凸起一米深的小空间。尸体也正是在这个小空间内发现的。那些小空间的顶壁上，有不少凸起的小岩石块，看上去像是一些机关设置，但是我没有时间自己研究。”

“还有，”陈思接口道，“我们在其中一个洞穴内发现了这个氧气瓶，还发现了一个炸弹的残余装置。氧气瓶内的气已经全部放光了，可能由于海水冲击撞在石壁上已经扭曲变形。刚才听栗原胜也说其实氧气瓶还差两个，大概被海水冲走了。这种特制的大氧气瓶抗击性能还是不错的，就我们刚才的行动来看，来回一次背一个应该够用了。另外，炸药量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应该安放在某个凸起的空间中，但可惜由于海水浸透很多都已经失效，爆炸的只是很少部分。此外没有再多的发现。”

“听起来，这像是一起高智商犯罪啊……”朴成尹突然一本正经的说道。

“犯罪？”栗原丰沉吟道，“会不会是自杀呢？”

姚庆在一旁急吼吼的叫道：“你姥姥的才会用这种方法自杀！”

“不过也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当时那场景，其实相当于一个密室……”陈思在一旁琢磨道。

“是啊，除了这些变态的日本人，还有谁会搞什么密室杀人的把戏？”姚庆跌在一旁一时起不了身，但嘴里还是骂骂咧咧不停。

“你要是再敢说一次变态的话，我就在你身上证明给你看！”栗原胜也回头狠狠地瞪着姚庆道。

姚庆正待发作，陈思坐到他身边劝道，“姚兄先别冲动，有话可以好好说，我们现在在海上，谁也逃不了。”

“这船就是他们的，鬼知道这群日本鬼子在这船上设了什么圈套！就是他们害死了秦先生。”姚庆吼道。

“嘿嘿，嘿嘿！”朴成尹这时读完了信，又嘿嘿怪笑起来了。他把信封递给了陈思，“你看完了信，自然有个判断。”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陈思接过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剪报。标题很大：《模仿犯？》。陈思一怔，继续读了下去：

近日，在日本千叶的一家情人旅馆内，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

据发现死者的酒店服务员透露，当时，由于该房间过了退房时间却不见结帐，她打了好几次电话过去也没人接，因此她才前去房间查看一下。她一进房间便发现一个男人仰卧在大床上，下半身血肉模糊，命根子也被人剪断了。不但床单上；甚至连地毯、墙面上都有着大片的血渍。

据警方透露，死者来自冲绳，姓栗原。死因是扼杀。据警方的初步判定，死者是在做爱的高潮中窒息而亡。因此，死者很可能是SM的爱好者、或是SM俱乐部成员。警方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排查，但至今一无所获。

这样的犯罪手法，自然让人联想到至今在日本仍被禁映的电影《感官世界》。而近年来东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更不免让人回想起当年那部电影所带起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

.....

“都坐下！”陈思正读到一半，听到栗原胜也突然呵斥道。抬头一看，却发现栗原胜也不知什么时候手中多了一把枪。

“都坐下，你也是！”最后那句话是对着栗原丰说的。

“胜也叔，你这是……？”栗原丰有些诧异。

“少废话！”栗原胜也把一捆绳子丢到栗原丰面前，“把他们都捆上！”

“这……”

“快！”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朴成尹他们都不敢反抗。“接下来怎么办？”捆完三人，栗原丰问道。

“登岛！”

问：（10 分）

1. 请指出造成秦江死亡的人是谁，并给出推理过程。
2. 请分析海底秦江尸体突现的原因。
3. 请分析造成秦江死亡的原因，即推理小说中的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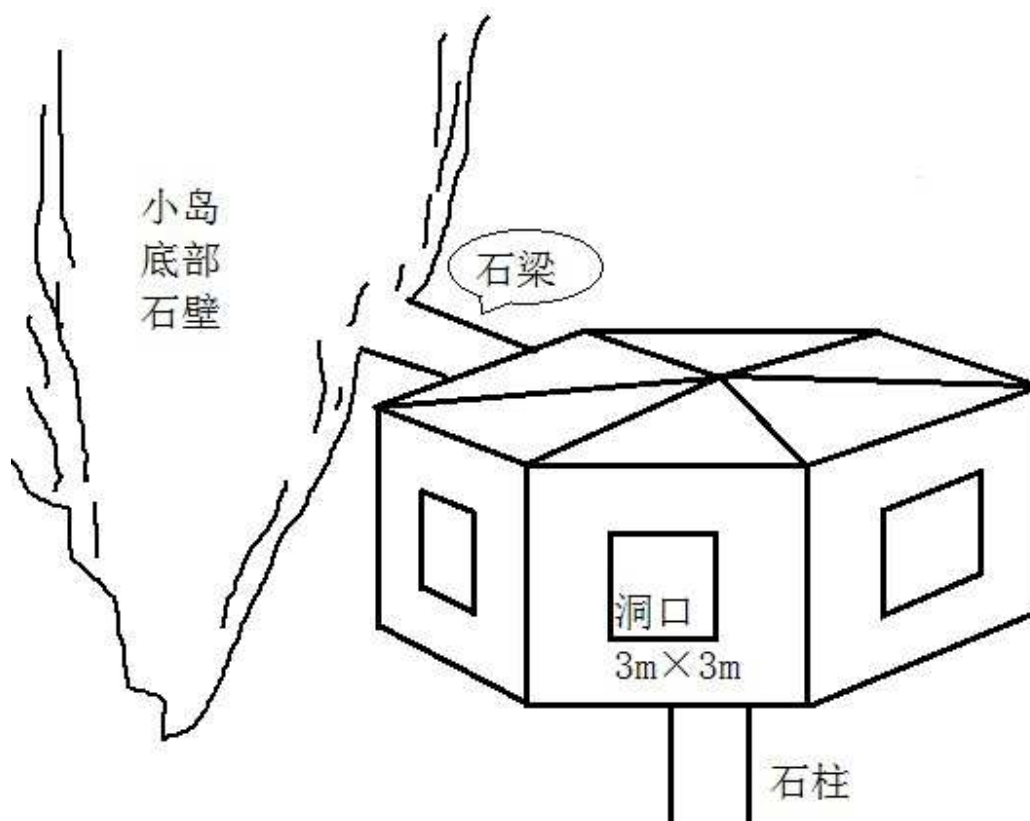
注：没有合谋，没有叙述性诡计，但不排除其它任何可能性。

补充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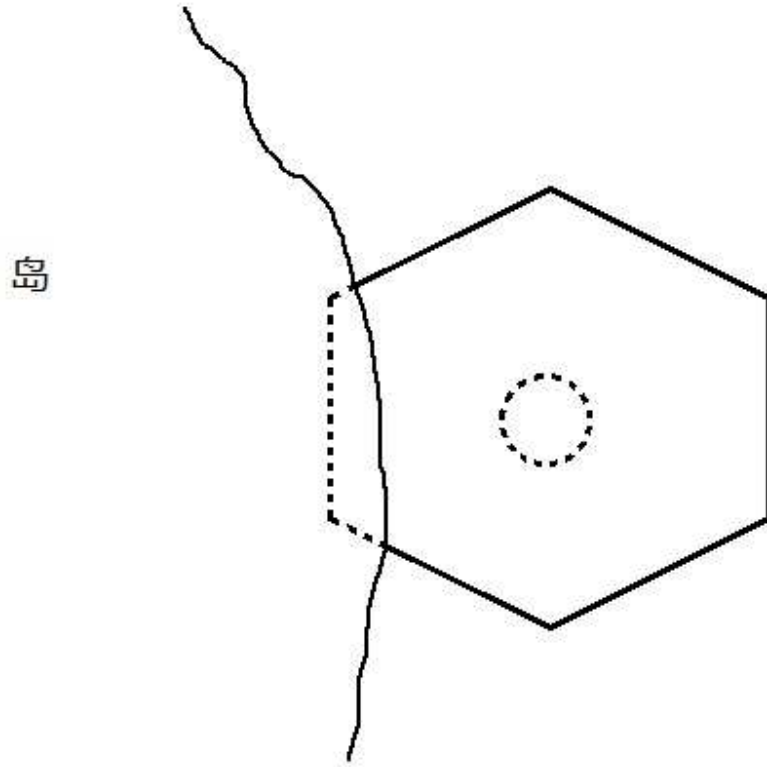
请猜测本题的出题方。（0.5分。如果前三题总分不足 8 分，则可计入总分，否则不计入总分）

附录：海底示意图

图一、侧视图



图二、俯视图



图三、内部结构草图

